

大咖观察



本期主持人  
汪修荣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

# 她在美国写作 描摹硅谷“浮世绘”

旅美作家陈谦,被诗人北岛称为“硅谷的夏娃”,她曾是美国硅谷一家高科技企业的芯片设计工程师,高薪、体面、稳定,是令人羡慕的“成功人士”,但就在那个“每天诞生60多个百万富翁”的白金时代,她却拿起了笔开始“摆脱心灵枷锁的自由写作”。她的长篇小说《无穷镜》,写出了个硅谷新时代的造梦世界,揭示了一代硅谷人的命运与挣扎、心灵与彷徨,成为海外华人事业与生活的一幅精神缩影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

## 硅谷是我探寻人性的一个重要窗口

读品周刊:请您谈谈在美国这些年的经历。

陈谦:我来到美国后读书深造,毕业后进入硅谷高科技公司工作,在技术更新换代非常频繁、工作压力极大的高科技行业里当了十几年的芯片设计工程师,承受过的工作压力是难以细表的。这里面也有个人兴趣的问题。早年有生存的需要,所以工作的目的是谋生。从这点来说,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。所学专业能够带来相当不错的职业和收入,让我能比较顺利地跨过了新移民最难的生存关。到后来,生活比较稳定了,有机缘能够退一步,做个休整。

我那时工作很忙,就通过这样的形式逼着自己每个月写一章,小说《何以言爱》《爱在无爱的硅谷》《覆水》《残雪》《落虹》,以及《特蕾莎的流氓犯》等等,都是以这种方式在《国风》(海外知名文化网站)上一月一章地写出来的。我的专栏有很稳定的读者群,不时还有反馈。我就慢慢写。通过这样的道路,找回了我自己的爱好。不觉间,竟持续写了这么些年,这让我自己也相当意外。

读品周刊:硅谷为您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题材和灵感,您对硅谷怀有怎样的情感?

陈谦:硅谷是我来美国后住得最久的地方。转眼算来,已有十年的光景,它见证了我的成熟、成长。而跟其他的硅谷人一样,我经历了它的谷底、复苏、高峰、泡沫。当然,眼下我正亲睹着它最新的一轮幻灭。这是我在美国最熟悉也最有感情的地方。

硅谷这些年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,使我对硅谷的认识也发

生了很大的变化,写作《无穷镜》的过程,就是整理我对硅谷新的理解和思考。

## 如果不来美国就不会提笔创作

读品周刊:作为一枚不折不扣的理工科女生,你是怎么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?

陈谦:几年前,我离开工作的上市公司,离开科技浪潮风起云涌的硅谷,开始了缓慢而寂寞的写作。高考时听从父母和老师的意愿,报考了理工科,来美国也继续读理工研究生,毕业后一直在工业界做事。虽然我对工程师的工作没有激情,但我对此没有太多的抱怨。对一个写作者而言,生活经历越丰富越好,何况工程师的职业能够提供一份体面的生活,使得我能有可能腾出手来写作。我经常说,如果我不来美国,我写作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。在美国一方面是生活安定,二是多元文化的不断冲击,会引发人不断地思考,有很多困惑和体会想要表达,于是让人有了写作的冲动。我写作就是想要表达我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,这一点至今没有变化。

读品周刊:您在国外的生活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了,为何还是坚持用母语写作?

陈谦:一直被归类为海外作家,这是我个人无法自主的事情。选择用母语写作,却是我自觉的选择。以写作者的身份意识而言,我更愿意强调自己是一个中文写作者。时至今日,我在中、美两国度过的年华已近相等。由于时空的隔离,我所能把握和使用的中文,与当下中国大地上日新月异的语言已难以无缝贴合。然而正是在这种古旧和常新的不断嫁接和互相校正中,我才有机会去寻

找新的可能——传统的温良得以在将新做旧的过程中留存,又在推陈出新的实践中获得重生;东西方文化则在彼此碰撞和相互交融间,互为滋养。这便是边缘书写的乐趣,更是挑战。

## 女性独立与“女性文学”

读品周刊:你的小说主人公都是女性,你介意外界把自己的作品定位于“女性文学”吗?

陈谦:到目前为止,我的小说基本是从女性角度进入的。这不是设计的结果,就像我写的小说,基本上是新移民背景,也不是刻意为之。有人说过,我写的女性都比较强势。按那个思路,我在生活中交的女朋友、我喜欢的女朋友都是很“强势”的。我一直都被那种坚强,我不是说人们概念化了的女强人那种“强”,是指性格坚强、肯上进,永远不轻言放弃。那种不张牙舞爪,但是有韧性,聪明又智慧的女人,总是吸引我。我很喜欢这样的女性,我交的女朋友大多也是这类的。

在海外遇到的女性,出国离家,走过万水千山,每个人都走过很难的路,将自己连根拔起,移植到异国他乡。我们早年,不像新一代留学生家里面还给钱。我们走过的路特别艰难。我身边的女生都很厉害,没有那种很强的意志力,是走不远,也无法存活的。我总是写那样的女孩。但我并不觉得这就是所谓的“女性文学”。

我的小说之所以女性为主角居多,是因为我对她们在文学把握上更有信心。我对男人特有的困境也很有趣了解,他们作为自然人或社会人,被人类基因操控的无力感,也非常有意思。在我看来,两性关系的冲突,跟人类和自然的冲突一样,不仅只是性别。我希望我将来可以客观而成熟地表现这些。

私人书单

脱色

■老云  
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■2015年6月

《脱色》所涉及的题材是政务场或者说泛泛一些就是职场。《脱色》主人公希言是一名转业军人,历经三次婚姻和多个情人,在“戏色”之中跌宕沉浮。他所面临的女子,有的相貌美艳如蓝珊,有的情深不悔如小琳,也有浑身市井气的蛮婆朱彩霞之类。可到最后,当他面对杨好芬的追问时,他回答的“我觉得我已经爱过了,但是我又不知道那是不是爱,所以现在没有爱了,好像也不需要了”,正见其心。



荐书人 丁捷  
著名作家  
亚洲青春文学奖获得者

权力斗争中,人物的命运随时都可能被颠覆,即便你有非常强壮的优势,但是一些不可预测的凶险和新生力量,还是会把你某个时刻干倒。而爱情有点不一样,爱情常让人后知后觉,甚至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一片朦胧,得失之后,你未必觉得这就是得失。这人间两种“色”,谁能完美地占有,又有谁能绝顶巧妙地解脱?所谓脱色,当然是一种高难度的走钢丝动作。把这个动作如此精彩地刻画出来,需要犀利的生活眼和老辣的人生心。老云让我刮目相看。

美洲豹阳光下

■卡尔维诺  
■译林出版社  
■2015年8月

这是第一本在卡尔维诺过世后出版的书。在这三篇小说中,三种感觉(味觉、听觉、嗅觉)主宰了主人公的生活。《美洲豹阳光下》里一对夫妻为了在一种辣椒和外国香料做的菜肴中,找到性爱和精神恋爱的微妙结合,去墨西哥旅行……



荐书人 梁雪波  
诗人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媒体总监

这是卡尔维诺的未竟之书,收录了三则具有寓言性的短篇小说,涉及视觉、听觉、嗅觉等感官及其所衍生的想象。小说艺术到了卡尔维诺手上变得骨骼轻盈了,他将严苛的思考与游戏精神兼容于文本生产中,凭借非凡的想象力、迷宫一样的心智、几何般精确的语言架构,以及形式与感知的交叉融合,创造出无限可能性之上的文学世界。



陈谦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1月

博尔赫斯曾在首诗里写道:“上帝创造了夜间的时光/用梦,用镜子,把它武装,为了/让人心里明白,他自己不过是个反影/是个虚无。”旅美作家陈谦在长篇小说《无穷镜》中,借用一系列形态各异的镜子为隐喻,从独特的角度向我们展现了硅谷华人高科技创业者的日常生活,也揭示了在各种令人目眩神迷的高科技产品背后,创业者不为人知的艰辛与彷徨。陈谦带着我们一步步进入科技精英们隐秘的内心世界。《无穷镜》曾获《人民文学》长篇小说评论金奖。

——汪修荣

小编推送

■小说

《灯之湖畔》  
青山七惠  
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1月

青山七惠是一位80后日本作家,2005年凭小说处女作《窗灯》摘得日本文艺奖,2007年凭第二部作品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获“芥川奖”,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三位年轻的女性得主。小说对湖的描写仿佛有一种透明感,如同一幅画作展现在读者眼前,细腻而优美。她的笔触淡雅清新,波澜不惊,藏着一种诱惑。

■历史

《从俾斯麦到希特勒》  
塞巴斯提安·哈夫纳  
译林出版社 2015年12月

德意志,崛起之初即连续打败欧洲两大古老强权,又在短短20年间,两次发动世界大战——是什么让德国如此特殊?哈夫纳被认为是20世纪德国历史最重要的时代见证者之一,在本书中,他回顾了从“铁血宰相”俾斯麦创建德意志帝国开始,直到希特勒带领日耳曼民族走上毁灭之路的历史。

■经济

《钓愚》  
乔治·阿克洛夫 罗伯特·席勒  
中信出版社 2016年2月

市场这只“无形的手”干了哪些坏事呢?两位诺奖得主在书中向我们阐释了市场在为我们带来福利的同时,也带来了灾难——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、信息不对称等正让我们成为“钓愚”中的受骗者。欺骗无处不在,大到汽车房产,小至烟酒信用卡,作者以幽默而真实的案例提醒我们:警惕这些钓愚手段!

■随笔

《有如走路的速度》  
是枝裕和  
南海出版公司 2016年2月

这是被称为“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”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首部随笔集,是枝的电影极具人文情怀,《无人知晓》曾摘得金棕榈奖,2015年的《海街日记》获得戛纳提名。他的文字亦是饱含温情,波澜不惊。之所以取这个书名,是因为是枝裕和“觉得这些随笔如同我当时的生活,以缓慢的步调与我相伴而行”。

